

让思想拐个弯

“中国式”

◆ 顾土

前一段时间,媒体对“中国式”过马路抨击有加,其实,所谓“中国式”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只是有的少见,有的常见,有的稀罕,有的普遍罢了。称“中国式”也不准确,因为有些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也并非这副模样。

在中国比较多或比较普遍的事情,还有不少,有的在其他国家确实难得一见。

“中国式”乘电梯。乘电梯如今已经是生活常事,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还处于“电梯盲”阶段。天天乘电梯还是不明白电梯上下的指示箭头,甚至可能上下都按,或是干脆等电梯来了,直眉瞪眼地冲着电梯里的人喊一声:上还是下啊?上下都按的结果,就是电梯不断停下,而外面却空无一人。不但不看指示箭头,连问也不问的,也有不少,来了就上的,我也常见,于是,他或她会陪着你上上下下,好像没事闲的。明明回答了,还嘴硬的,我也见过。最绝的一次是在香港,一位与我们同去的杂技家,虽说出境已是家常便饭,但对电梯上下还是自有主见。电梯来了,他一步冲了进去,我们在外面赶紧告诉他这是上,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上也能下!因此扶直上,直达70多层,才有机会返回与我们相聚。一进电梯就按关闭键的大概也是“中国式”的特点,似乎电梯可以自动开关的事实已被人遗忘。有人按出了习惯,根本没意识后面还有人,因此,后面的那位被前面的那位

人为夹住的不在少数。而我出国乘电梯时,看到连少儿都知道进去以后一只先手先按住打开键,另一只手再拦住电梯门,直到看清后面没有人了才松手。

排队虽说是我们的历史长项,从小我就为只有年节才限量供应的粉丝、豆腐、鸡蛋、花生、瓜子、木耳、黄花、大料排队,但出国时看到,排队也是常态,只是他们的排队都自动拐弯,相互间还有距离,在俄罗斯连三个人的小队,排队的老太太也会自动转变方向。而“中国式”排队不但永往直前,还可能前心贴着后背,结果,一方面好像在遵守公共秩序,一方面又挡住了公共通道,影响到了其他人。我有时特意在队中转个方位,让后面拐弯,但很快就被后面的笔直长龙甩了出来。在海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我时常见到当地服务人员不得不跑过来,挥着两只手要求我们拐弯,随后,挺立在那里,以防我们逐渐又排了回去。

“中国式”的原因是缺少理性,理性会告诉我们遵守公共秩序最终对自己有利,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就不是为了别人,更不属于做好事,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利己同时也利人,而利人还是为了利己,因为过不了几天,当你换成开车或坐车的位时,同样也会对不遵守规则的行人恼火不已。而非理性则以为遵守公共秩序是被逼无奈,所以即便遵守也显得麻木不仁,而且,一旦没人管,就可能变成另一副模样了。

在中心的边缘

年轻的时候,通常以貌取人。还爱琢磨人的五官,哪里长得好,哪里长得不好。

中年的时候,才明白,最好看的脸是一张微笑的脸。

看上海摄影家刘沙的摄影集子《摄界》,世界各地的人像都是在微笑的,船员,少女,喝酒,跳舞——笑,就是世界的大同。人在微笑的、大笑的时候,皱纹、近视眼、不整齐的牙齿、脸上的痘痘,都忽略不计了。精神世界的灵光与气息在笑的瞬间流过主体,人的脸生动辉煌。

一个平凡的少女,因为微笑,可以变得光彩夺目。懂得这个道理,似

西南的琐事尘语

新加坡是族群混杂之地,因此也就是美食混杂之地。在新加坡采风调研的几天时间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几种美食:肉骨茶、黑胡椒螃蟹、叻沙。

我在吃了“发起人肉骨茶”的当天晚上,回酒店发了一条微博得瑟。跟进的好些评论一方面责我夜里说美食折磨人,有一个在新加坡留学的朋友说,你写错字了,应该叫做“发记肉骨茶”。我估计是这位在新加坡留学的朋友听说过这家,把“发起人”听成“发记”了。问过老板蔡水发老先生关于店名的来源,他说早先在组屋咖啡店开一个小档口的时候,叫“蔡记肉骨茶”。后来有人指点说,你的肉骨茶太好吃了,算这种美食的发起人,一定得在店名里说明你的地位。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店名。

所谓肉骨茶,就是取上等肋骨,在加入了姜、蒜、盐和米酒的汤料里熬制成的排骨汤(说来做法很简单,但其实秘诀在于熬制汤料中自行添加的各种滋补药材,至于有些什么东西,那就是商业秘密了),配上乌龙茶一起食用;跟排骨汤和乌龙茶一起上来

世界上最好看的脸

◆ 南妮

乎,昂贵化妆品的花费都可以省了。

男性朋友,在深沉的与爽朗的之间,当然选择后者。听他们的笑声,憨憨的,傻傻的,高亢宏亮,无遮无盖,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怕的。

笑,是阴云中的阳光,是暧昧里的清晰,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世故尽头的纯真。

美国迪士尼动画片《麻辣女孩》中那个怪博士的笑声气势磅礴,跌荡起伏,简直有旋律感,郁闷的时候,拿那个镜头瞧上一瞧,大补元气。

笑是能传染的。肥皂剧所以收集了罐头笑声,精彩处放一放。

笑点高和笑点低的人都不会讨厌。

即使是一个大坏蛋,他在呵呵笑的时候,也一定是有他的软弱之处的。

皮笑肉不笑与开怀大笑一望即知。笑,敞开了心扉,五脏疏通,气血顺畅,它是生命在开花。形容女人的笑就用“花枝乱颤”。

能够有朗朗笑声的人,是生命力强盛者?胖子多笑,犹如弥勒佛般讨人喜欢。“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世界越复杂,人应该越简单,容易欢喜,容易满足,容易遗忘,容易原谅,笑的花朵盛开在你的脸上。多么不枉一生。

新加坡美食小记

◆ 洁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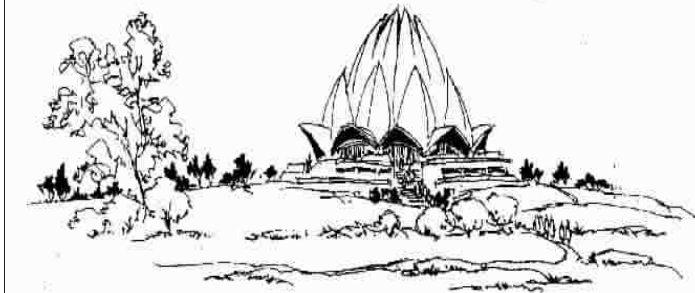
的还有加酱油、胡椒、辣椒的蘸碟,口味轻重由食客自己掌握,另外还有一碗白米饭。口腔和胃都会感觉到一种家常菜的熨帖。

黑胡椒螃蟹是我初到新加坡时,一位很会吃的朋友就在微博上给我隆重推荐的。黑胡椒螃蟹的品相难以恭维,红色的蟹壳上糊着黑乎乎的调料。待吃下去——哇!大赞啊!蟹用的是来自印尼的大海蟹,剥开后用黄酒腌泡一会儿,加黄油、酱油、盐、黑胡椒粒、黑胡椒粉、洋葱、蒜、姜片、小红尖椒、香葱等调料炒制而成。这道菜滋味丰厚,蟹肉肥美略腥,这种腥跟黑胡椒掩和后就变得鲜香香甜了。经过这道黑胡椒螃蟹,我对于螃蟹的唯尊清蒸之念也该修正一下了。

叻沙是一种标准的娘惹面

印度德里莲花庙 钢笔画世界

杨秉辉 画\文



印度首都德里东南有一奇特之建筑,状若盛开之莲花,故称为莲花庙。该建筑高34.27米,底座直径74米,由三层花瓣组成,通体皆白,全由白色大理石构建,其底座旁更有9个连环的池塘,一泓清水衬托着白色莲花,蓝天之下,更显圣洁。该建筑由世界巴哈伊教徒捐款,建于1986年,为该教圣庙。巴哈伊教主张融合各种种族、国家、宗教,组成国际大家庭,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其意似如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之意,故亦有译为“大同教”者。

总是想得太多

药

◆ 戴蓉

对中药的好感,是从小在饮食中培养起来的。家里炖牛肉的当归,党参桂圆汤,卤肉的调味包,我都觉得香,甘草片和杭菊泡的茶味道也不错。有一次胃不舒服,父亲开的药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冒出苦味,心想这回一定苦死了,不料药快熬好的时候,父亲却取出一个褐色的陶罐,用筷子挑出一团麦芽糖和进汤罐里,金色的麦芽糖从筷尖缓缓下坠,我在一旁看呆了。后来离开家,吃到有中药味的东西还是觉得亲切。某天和同事在长乐路上的一个小店吃中饭,两个人不约而同叫了四物汤,后来才知道她母亲也是医生。那样颜色深沉的一罐汤,喝不惯的人也许会眉头一皱:“这是喝汤还是喝药?”我们却觉得甘香。前年哥哥来上海,带来一盒茶饼,一看生产日期居然是九二年的。从前的大夏天,一味茶饼是断断不可缺的,一小块茶饼搁在大搪瓷杯里用沸水冲,一家人可以喝上一天,即便

在大太阳底下跑多了也不会中暑。中药于我是温婉体贴的故人,西药则犀利得多。朋友的妻子患了忧郁症,定期服用镇静剂,他说平时孩子在饭桌上打翻一杯水妻子必定发怒,如果恰好服过药,则只是淡淡拿块抹布擦干净。当然镇静药只能缓解一时的情绪,不能治本。都说火爆脾气要靠修行来消解,但苦修看来远不及药丸来得立竿见影,两颗药丸下去立刻心平气和。于是我常想人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修养心志?有些问题是可以依靠科学来解决的。朋友的朋友,计划去某个海滨度假胜地,掐指一算正值生理期,有人给她出主意让她服用药物来推迟,海滨倒是去成了,那段时间她的心情却莫名其妙地灰暗了。可能是激素变化的关系,本来乐观地想着前程锦绣的她,突然发现好日子不多了。众人听说这事,纷纷调侃她说:“好嘛,一盒药让你认清了人生的真相。”

都市专栏



周刊 第315期

诗歌口香糖

无题(315) ◆ 严力

- 很多人交叉使用骄傲与谦虚并按不同的场合表现高低调这不是演戏
- 是生活对角色的需要
- 生活教会我们平静且耐心地把自己的每一个棱角烫平这样除了可以长寿还能整齐地放入标准的悼词里
- 社会也是一家医院并没有“良心”是否健康的指标栏
- 问题是多久才检查一次
- 算命师说无论你用什么东西洗手也洗不出另一副手相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戴上手套作案
- 为了爱情的表达我们消费大量的鲜花尽管花朵对自己的牺牲一点也不知情但它知道自己必然会凋谢

本埠生活录

生性不喜热闹,半辈子从来出门旅行,都是一两个家人或挚友埋头悄悄行走,完全不懂,要如何跟大队人马,同呼吸,共进退,于茫茫时空里,同进同出同坐同卧。这样气势恢弘状况万端的复杂愉悦,于我真是脑筋频频碰壁的急转弯。然而人间万事都有伟大的第一次,因为一点因缘,这件事,居然就开天辟地地发生了一下,于我来讲,天啊,跟精神地震了一趟似的。

一起旅行,原来亦是有大把好处的。

最优之处,是时时刻刻有意外惊喜,出门行走的日子,一个一个地,再也不会干瘪空洞。不光是目不暇接地领略人文景观自然风貌,身边随时随地有闻所未闻的事情,层叠叠地频频发生。三人行,必有各行各业的老法师,深藏其中。

一起旅行的伙伴里,有年过半百的建筑家。那日跑到莫高窟,我们一伙,顶着烈日,在窟与窟里钻进钻出叹息复叹息。看完窟里,再看窟外,那种心情跌宕,真的不足与君说。我不住地跟人耍贫,看看,把个莫高窟,拿水泥栏杆围起来,弄得跟个疗养院一样。我在一路阴损笑,人家建筑家不干了,追着解说小姐死缠烂打,小小结巴地唠叨,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为啥杆子是水泥的?为啥不是木质的?太难看了是不是?接近40摄氏度的酷热下,解说小姐脾气超好地回答建筑家,因为有年黄金周,客人太多,挤得,木头栏杆的话,早挤出人命来了。听听啊,多本色的回答啊。我在旁边哗哗笑,建筑家愁眉深锁,继续死缠烂打,格么,可以做成里面水泥的,外面再

一起旅行 ◆ 石磊

包一层木头的栏杆啊,现在这样子,太太太难看了。满腔气愤填膺浓浓溢于言表。解说小姐回头看了看建筑家,大概觉得此游客不太像是无理取闹的流氓无产者,想了想,给了个可以画句号的回答,这个,是周总理生前让这么办的。我一边笑得扶着包子喘气,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建筑家的头,无限地大了起来。我想我以后还会去莫高窟瞻仰文化遗产,我想我这一生,每一次去莫高窟,一定会想起这位死缠烂打海枯石烂的建筑家。

次优之处,是一起旅行的途上,大脑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白,时刻被迫思考千古难题,这个实在太练脑了,我这粒懒散惯了的生锈大脑,此时此刻真是密集使用磨得精光四射了。从兰州赶早班机飞敦煌,天刚亮就起来了,盘算着到了飞机上可以补睡一下。结果很惨,飞机上,隔条走廊,跟复旦中文系老前辈坐成肩并肩。老前辈精神极旺,一路跟我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一路飞抵敦煌,别说眼睛没合过,我连嘴巴都没机会合过。然后精疲力竭走下飞机,老前辈笑容满面,逢人就讲,这个人这个人,我跟她谈中国文学谈得太有意思了。

篇幅有限,写不下了,再挤一小个吧。一起旅行的途上,于青藏高原的路边小饭馆里,脏兮兮地面对面觑着饭饭菜菜,忽然就发现,隔肩坐着的白发老男人,讲着一口软糯古老的上海闲话,人居然来自尼日利亚。包子瞪着老男人,悄悄问我,伊跟我们没两样,伊怎么没有晒成非洲黑?我私下非常福尔摩斯地搞明白了,人家尼日利亚老男人,最近几年退休回来,住香港,养白了。